

飘逝的歌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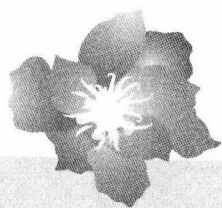
吴佳骏◎著

现在，我站在城市的中心，身边刮过的是更加呼啸的飓风，内心经受的是更多深不可测的夜晚。我所置身的周围是更多的泥泞和险滩……但我已经不再恐惧和畏缩，我已学会了挑战和跨越。



独立文丛

吴佳骏◎著



飘逝的歌谣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飘逝的歌谣 / 吴佳骏著.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2. 5

(独立文丛)

ISBN 978 - 7 - 5639 - 3054 - 8

I. ①飘… II. ①吴…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56659 号

飘逝的歌谣

著 者: 吴佳骏

责任编辑: 李 华

封面设计: 晴晨工作室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100124)

010 - 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9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5639 - 3054 - 8

定 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 - 67391106)

《独立文丛》总序

收到高维生发来的10卷《独立文丛》电子版，我躲在峨眉山七里坪连续阅读了三天。三天的白天都是阴雨，三天的夜晚却是星光熠熠。我在山林散步，回想起散文和散文家们的缤纷意象，不是雾，而是山径一般的韵致。

高维生宛如一架扛起白山黑水的虎骨，把那些消匿于历史风尘的往事，用一个翻身绽放出来；杨献平多年置身大漠，他的叙述绵密而奇异，犹如流沙泻地，他还具有一种踏沙无痕的功夫；赵宏兴老到而沉稳，他的散文恰是他生活的底牌；诗人马永波不习惯所谓“大散文”语境，他没有绕开事物直上高台红光满面地发表指示的习惯，他也没有让自己的情感像黄河那样越流越高，让那些“疑似泪水”的物质悬空泛滥，他不像那些高深的学者那样术语遍地、撒豆成兵，他的散文让日益隔膜的事物得以归位，让乍乍呼呼的玄论回到了常识，让散文回到了散文；盛文强是一条在齐鲁半岛上漫步的鱼精，他总是苦思着桑田之前的沧海波浪，并秘密地营造着自己的反叛巢穴……

一度清晰的概念反而变得晦暗，游弋之间，一些念头却像暗生植物一样举起了手，在一个陡峭的转喻地带扶了我一把。伸手一看，手臂上留下了六根指头的印痕……这样，我就记录下阅读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散文性\诗性

伴随着洪水般的无孔不入的现代思潮，一切要求似乎都是合理的，现代世界逐渐地从诗性转变为黑格尔所说的散文性，不再有宏大与辉煌，只有俗人没有英雄，只有艳歌没有诗歌，最终导致生活丧失了意义。

一方面，这种“散文时代”的美学氛围具有一种致命的空虚，它遮蔽了诗性、价值向量、独立精神，散文性的肉身在这华丽的加盟下华丽无垢；另外一方面，这种散文性其实具有一种大地气质。吊诡之处在于，大地总是缺乏

诗性，缺乏诗性所需要的飘摇、反转、冲刺、异军突起和历险。也可以说，诗性是人们对大地的一种乌托邦设置；而找不到回家之路的大地，就具有最本真的散文性，看似无心的天地造化，仔细留意，却发现是出于某种安排。黑格尔曾断言：“中国人没有自己的史诗，因为他们的观察方式基本上是散文性的。”这是特指东方民族没有史诗情结，它道明了实质，让思想、情感随大地的颠簸而震荡，该归于大地的归于大地，该赋予羽翼的赋予羽翼，一面飞起来的大地与翅下的世界平行而居，相对而生。

因为从美学角度而言，散文性就是诗性的反面。所以，我不同意“散文性”注入大剂量的异质元素而彻底改变词性，尽管这一针对词语的目的是希望使之成为散文的律法。这样做不但矮化了“诗性”本身，把诗性降低到诗歌的地域。问一问命名“诗性”为人类智慧斗拱石的维科先生吧，估计他不会同意这种移花接木。在我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散文的外道之言。

诗性是以智慧整合、贯穿人类的文学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概念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回到诗性即是回到智慧，回到文学精神的本原。作为对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努力，诗性是对于文学的本体论思考，“它也是一种超历史、超文化的生命理想境界，任何企图对文学的本性进行终极追问和价值判断的思维路径都不能不在诗性面前接受检验。”（王进《论诗性的本体论意义》，《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4期）在此意义上生发的诗性精神是指出自于原初的、抒发情感的元精神。

我认为，在现存汉语写作谱系下，诗性大于诗意，诗性高于诗格。诗性是诗、思、人的三位一体。这同样也是散文的应有之义。

海德格尔诗性本体论对人的基本看法是：人的本源性大于人的主体性，人向诗性本源的回归，就是从自在的主体性出发，对主体狭隘性的断然否弃，就是向自在之“在”的真理敞开，就是从根本上肯定人的神圣性以及在此澄明中恢复人的世界与大地的和解。在这样的诗思向量下，近十年来，中国诗坛对“诗为何”和“诗人为何”的反复考问，已被一些译论者悄悄地置换为“写作为何”的命题，即千方百计把写作的价值向量简化为技术层面的问题。这是游离于诗性之外的伪问题。我想，一个连技术层面问题尚未基本理顺的写作者，就不配来谈论诗性的问题。

伽达默尔说过两段话，前者针对诗性的思维方式，后者讲诗性的生存方式——“诗的语言乃是以彻底清除一切熟悉的语词和说话方式为前提的。”“诗并不描述或有意指明一种存在物，而是为我们开辟神性和人类的世界，诗的陈述唯有当其并非描摹一种业已存在的现实性，并非在本质秩序中重现类

似的景象，而是在诗意感受的想象中介中表现一个新世界的新景象时，它才是思辨的。”（〔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下卷第600页-601页。）那么，真正的散文更应有破“论”之体，对生命言说宛如松枝举雪，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真散文不但是以诗性的方式思维，而且是以诗性的方式生存。

互文性

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之间发生的互文关系。散文的互文性指把多个文本材料集用于一个文本，使其互相指涉、互相贡献意义，形成多元共生，使散文的意义在文本的延展过程中不断生成，合力实现一个主旨。

在我看来，互文性暗示了它是一种民主而趋向自由的文体。

互文性概念的提出者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曾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他本文的吸收和转化。”即每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

还有一种互文，是着眼于学科的“互嵌”。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说，历史只“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回溯历史，意义来自哪里？是史料，还是文本自身？还是隐含在史料与文本之中，以及研究者对语言的配置之中？显然，历史学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只能是后者。只有在后者之中，人们才能找寻到历史的真正意义（李宏图：《历史研究的“语言转向”》）。

一方面是文本本身的修辞互文，另外一方面是历史与文本的“对撞生成”，用此观点比对《独立文丛》里的不少篇章，可以发现散文家的“默化”努力是相当高超的。他们没有绕开文学而厉声叫喊，他们的散文根性是匿于事物当中的，不是那种风景主义的随笔，不是那种历史材料的堆砌，散文的根须将这一切纳入到一个生机勃勃的循环气场之中。建筑术语、历史档案、小说细节、思想随笔、戏剧场景，等等，在高密度的隐喻转化中使这些话语获得了空前的“自治”。这种“自治”并不等于作家文笔的失控或纵情，而是统摄于散文空间当中的。我们仿佛看见各种文体在围绕王座而舞蹈，它们在一种慢速、诡异、陡转、冷意十足的节奏中，既制造了矜持的谜面，又翻

出了血肉的谜底。

正如德里达认为的那样，文字的本质就是“延异”，而互文性的文体正是对终极历史意义达成的“拖延”，是一种在不断运动中发散的歧义文体。于是，在杨献平的一些篇章里，意义已经完全由文体差异构成的程度，文本变化中的每个精心设计的语言场景，都可以由另一语言场景的蛛丝马迹来予以标志，内在性受到外在性的影响，谜面受到另一个谜底的影响，建筑格局受到权力者的指令和杀戮的影响，它们既彼此说明，又互设陷阱。因此，包括我对自己的《流沙叙事》《樗枰叙事》的重读，其实是在寻找历史，为未来打开的一条通往无限变化的、不稳定的历险之路。

细 节

我注意到这批散文家的近作，他们没有绕道意识形态的讲台朗声发布结论的习惯。有鉴于此种“结论”多为空话、谰语，可以名之为“大词写作”，然而这却是目前流行的散文模式。

已经成为写作领域律令的说法是：回到事物本身，通过语言的细节还原生活。问题在于，事物不是阳光下的花可以任意采摘；更在于摧花辣手太多，事物往往暧昧而使自己的特性匿于披光的轮廓之下；重要的还在于，文字对生活的还原就是最高美学吗？

如果说高维生的一组散文更倾向于对情感细节的呈现，那么赵宏兴的不露声色则更近于对自然的描摹，80后的盛文强似乎兼而有之，吴佳骏显示出对细节刻画的某种痴迷。表面上看，他们不过是对隐秘事物的描写，把自己的情感注入事物的天头和地脚，这一“灌注术”其实已经悄然改变了自然之物的自然构造，朝向文学的旷场而渐次敞开。就是说，文字对生活施展的不仅仅是还原，而是创造和命名。

说出即是照亮。用细节说话，用细节来反证和彰显事物的特性，使之成为散文获取给养的不二法门——这同样涉及一个细节化合、层垒而上的问题。

我想，国画里的线条和皴法，一如写作者对散文细节的金钩铁划。正因为蕴峭拔于丰满之中，冯其庸在论及陈子庄画作时不禁感慨万千：“我敢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得出来石壶山水皴法的名堂，是披麻皴、斧劈皴、荷叶皴还是卷云皴？都不是。因为石壶的山水根本不是从书本上来的，你要想寻行数墨地寻找他的出处，可以说是枉抛心力，因为他的出处不在于此而在于彼，不在书本而在大自然。”不因袭别人的细节，而且不再蹈袭自己曾使用过的细

节；不是照搬自然的一景，而是以自然之景化合出别样的情致！事情发展至此，细节的威力就是散文的斗拱。

没有搭建好斗拱而匆忙发布“存在”、“在场”奥义的人，不过是危楼上的演说者。更何况他们的高音喇叭五音不全，只在嘶哑地暴叫。陈子庄所谓的“骨意飘举，倘恍迷离，丰神内涵，此不易之境也”的骨力之说，与之俨然是胶柱鼓瑟也。

高维生、杨献平、朝潮、盛文强等作家显然是被自然之物劝化的作者。明白细节之于散文之力，大致也会明白康德自撰的墓志铭：“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非虚构

在《独立文丛》系列作品中，我注意到有不少篇章涉及“非虚构”向量。比如散文家赵钧海《黑油山旧片》《一九五九年的一些绚丽》以及朱朝敏《清江版图》等文。

在此，尤其需要注意几个概念的挪移与嵌合。我以为“报告文学”是那种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对现实予以二元对立取舍的写作。“纪实文学”是指去掉部分意识形态色彩之后，对非重大历史或事件的文学叙述。“私人写作”则是在消费主义时代背景下，强调个人情欲观的写作——这与是否虚构无关。“非虚构写作”不同于以上这些，它已经逐渐脱离了西语中小说之外文体的泛指，在当下汉语写作中，它暗示了一个向量：具有明确的个人独立价值向量前提下，通过对一段历史、事件的追踪检索考察而实现的个人化散文追求。

如果说“非虚构”变成了焦点，那一定是因为我们感觉到了对切入当下生活的迫切性。

以田野考察为主，以案头历史资料考据为辅的这样一种散文写作，正在受到越来越多读者的关注。

在“非虚构写作”中，“新历史写作”已经显出端倪。这个概念很重要，这或许涉及历史写作的转型问题：重视历史逻辑而又不拘于史料细节；忠实于文学想象而又不为历史细部所掣肘。在历史地基上修筑的文学空间，它不能扭过身来适应地表的起伏而成为危房。所以想象力不再是拿来浇筑历史模子的填料。

我坚持认为，“人迹”却是其中的关键词。人迹于山，山势葱茏；人迹于

水，烟波浩渺；人迹为那些清冷的历史建筑带来“回阳”的血色，爱恨情仇充溢在山河岁月，成就了散文家心目中最靠近真实的历史。

在此，我能够理解海德格尔的用心：“每个人都是大地的一部分。大地之上绝无尺规。”这恰与“道法自然”异曲同工。浮荡在大地上的真实，如同清新的夜露擦亮黎明，世界就像一个开了光的器皿，而散文就要在山河与“人迹”中取暖。

异端不属先锋或主流

我读到散文家朝潮《在别人的下午里》中的不少篇章很是感念，比如马永波的《箴言集》，让我回忆起多年前自己住在城郊结合部陷入苦思的那段岁月。

在收获了太多“不相信”之后，我终于相信：我们置身在一个加时赛的过程中，我们必定抵达！我要说的是：你作为具有个人思想的言说者，你开掘的言路就决定了你与主流话语的分离。从表面上看，你仅是一个写作的异端。其实，异端不在先锋与主流之间，而是“异”在以你的人性之尺，度量世界的水深；“异”在以你的思想之刃，击穿这世界的铁幕；“异”在以你的苦难之泪，来使暴力失去信心；“异”在以你的焚膏之光，来烛照自由之神的裙裾！

同时，为夜行者掌灯，然后，熄灭。

这样的人与言，还“异”否？

从对思想史的梳理中我们发现，经典的异端思想一定是背离了时代或超越了时代。正如葛兆光先生所描述的，思想家们的思想可能是天才的超前奇想，不遵守时间的顺序，也不按照思想的轨迹，虽然他们在一般思想与普遍知识中获得常识和启示，但常常溢出思想史的理路之外，他们象征着与常规轨道的脱节，与平均水准的背离，有时甚至是时间轴上无法测定来源与去向的突发现象。因此常常可以看到思想史上的突变和“哲学的突破”。而正是高踞于时代之上而非融于时代之中的异端思想激起了变革和时代精神的转换，异端之思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第一力。

光，注定不能被火熔化。着火的思想就像火刑后变形的铁柱，上面镌刻出的图案和花纹，展开异端惊心动魄的美，正是异端的思想切进现实的刀痕。海德格尔引述过17世纪虔信派的著名口头禅：“去思想即是去供奉。”思想的“林中路”不是抵达烟火尽退的“林中净土”，而是在铁桶合围的现实中，以

异端之思打开精神的天幕。

高举“独立”的写作者，更应该是思想者，应永远牢记——异端不是思想的异数，而是思想的常态；异端是一个动词，自由精神才是异端的主语。

我曾在一篇文章里这样预言：我们相信蚁阵的挺阔终将决堤。我们相信纸花无从生发生命的韵律。我们相信马丁·尼莫拉的预言。我们相信散文的声音。真正的散文家还相信，善良如水，那就是最韧性的品质。马拉美曾说：“骰子一掷，永远取消不了偶然。”信仰足以让偶然和必然俏丽枝头。花开过，凋谢，还会盛放。

蒋 蓝

2011 年 10 月 4 日于峨眉山

目 录

《独立文丛》总序/蒋蓝 / 1

第一辑 歌谣

- 飘逝的歌谣 / 3
鞋子的诉说 / 11
黄昏的掌纹 / 19
草料场·旧学校 / 23
水车转动的年轮 / 28
母亲的世界 / 32
麦粒的重量 / 36
河流的秘密 / 45
乡村婆媳 / 54
是缘分让我们今生成为兄妹 / 62

第二辑 游走

- 卑微的鸟雀卑微的人 / 73
艾草和菖蒲浸染的端午 / 82
乡村诊所 / 89
活着，是一笔债 / 94
一只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 / 99
背篓谣 / 103
寻找冬日的灯盏 / 107

一个乡村孩子在城市的游走 / 111

第三辑 乡愁

院墙 / 125

刨花 / 134

最后一个夜晚 / 143

对一个女人的记忆和想象 / 152

父亲的疼痛与乡愁 / 161

姐姐的地平线 / 166

祖脉上的兄弟 / 173

鬼魅飘荡的村庄 / 181

第一辑
歌谣

飘逝的歌谣
鞋子的诉说
黄昏的掌纹
草料场·旧学校
水车转动的年轮
.....

飘逝的歌谣

—

我上班的地方，是一个小县城，离我出生的村庄仅 10 公里路。这个特定的工作环境，让我找到了一种置身在精神或血脉的故土上的优越感。我不知道父母对我选择的前途持何种态度，欣慰还是忧虑。与我的同龄人相比，我的选择与他们背道而驰，他们选择了向外走，而我却选择了向内走。我坚定地认为，我的生命是属于故乡的。

每天清晨或黄昏，我骑着自行车上班或下班的路上，都能嗅到那一缕缕来自故土的泥土气息，听到那一声声传自故乡的方言俚语。有时，在喧闹的人堆里，偶尔辨认出一个熟悉的背影，他是你的亲人，儿时的玩伴，老家的叔伯，心中就多了一种涌动的激情和温暖。家的概念便长久扎根在你的灵魂深处。于是，童年的记忆，在你脑海中复活了，你找到了体内血液流动的方向，以及生命的根源。

每逢传统佳节莅临，诸如端午、中秋、重阳、春节，我都会兴奋得及早买上两瓶烧酒，携上一袋粽子、两盒月饼，几包糖果，急匆匆赶回乡村家中，与父母团聚，共享温馨家庭的天伦之乐。每次回家，只要看到母亲因长久劳累而显疲惫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看到父亲浑浊的眼眶里，依然流露出对子女永不褪色的关切目光，我心中就会升腾起一股感动的热流。想到在如今这个充满快节奏和诱惑力的时代，若能抛开生活的重负与繁琐，静下心来单独陪陪自己的父母，与他们快乐地吃完一餐饭，共度一个周末，竟然需

要鼓足强大的勇气和魄力，不免让人心酸。

因为过节，我回到家园。母亲取下房梁上平日里舍不得吃的腊肉，翻出柜子里珍藏了一个冬季的花生，亲手为我做了一桌香喷喷的饭菜。然后，我便与父亲拿来瓷碗，斟满烧酒，从正午饮到日落。父子团聚，酒中恩情，一醉方休。醉眼蒙眬中，我和父亲一起掉进了记忆的迷宫。醉酒后的父亲更加坦率和语丰，他用长满老茧的手紧紧拉着我嫩白的手，像牵着我儿时的手，在田野的风中散步一样。开始讲述过去的故事，他讲古井旁的那棵老黄桷树，讲村边那条亘古不息地流淌的河流，讲跟了他很多年现在也像他一样老的黄狗……最后，他谈到了村庄近来的情况：玉米的收成，肥猪市场价格的涨跌，农业税的增减，根子爷的死，我一个小学同窗的婚事……父亲谈话内容的滔滔不绝，使我对自己的身份有了更加明晰的确认：我是一个乡巴里的孩子。就像那盏山坡上随风摇曳的金盏菊，永远在故乡的胸脯上成长或绽放。

在父亲那醉态模糊的表情里，我看到了自己多年后的样子。

二

小县城的天空是低矮的，它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的从容散淡，使我迷恋上了它的黄昏。我喜欢在下班之后，一个人推着自行车静静地在幽寂狭长的小道上漫步，沐浴晚风，心旌荡漾。此情此景犹如行走在自己身体的纹理间，轻嗅着从自己生命深处散发出的清香气息。较之大都市的繁华与喧嚣，小县城更多的是一种冷清与孤寂。在我的潜意识里，县城的每个角落都充满着梦幻色彩和忧郁气质，这使我对它明亮内部生活的每一个场景充满猎奇。县城的生活更接近生活的真实。白天，除了上班，我敏锐的思维更多时候却像蜗牛的触须，深入县城的中心，去体察那些来自生活底层的影像。我习惯性地驻足街边，观看两个老人棋盘上的谋略厮杀，坐在路边的夜摊上，看喝着啤酒的男人或女人洒脱与豪爽的性格，我还会有意识地去窥视一个三轮车夫表情中的复杂含义，揣测一个擦皮鞋的妇女和她身旁那个小孩之间的关系。我坚信，这些展现在我故乡的人和事，一定与我本人有着某些必然的联系，无论生存观念或是情感意义上。从那时起，我开始了写诗和散文。

在我蜗居的小城，我或许是唯一写诗的年轻人。为此，我以诗歌来对抗

黑夜的孤寂，诗成了我内心表述生活的一种方式。当我的同龄人在县城的滑冰场、音乐茶座里享受青春的欢乐，宣泄青春的激情时，我却伴着一豆清灯，执起手中的笔，记录着我的故乡人的生存状态。我在写诗的过程中，再一次看到了自己成长的过程。写作将我内心的浮躁转化成了安静，我怀着一种圣洁的心情，侍弄着根植在我故土大地上的文字。诗让我聆听到了来自心灵深处的声音。

县城的生活，激发了我极大的创作热情，曾经，为能静心书写那些纯洁而高尚的文字，我竟然向单位撒谎，请病假。唯有如此，我才有避开俗事纠缠的充足理由。然后，退回到出生我的村庄，体验失眠的痛苦和欢悦。万籁俱寂的山村，裸呈出幸福般的宁谧与祥和，独坐在童年写过日记的房间，隔壁传出的是父母睡梦中的鼾声，我找到了写诗的最佳状态。我的大部分诗文，都是在山村的家中诞生的。只有心在与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故土靠得非常近的时候，我才真正有了生存的大自在与大欢乐。

三

那是一个阳光很好的上午，我坐在办公室里起草一份文件。突然，一个清秀的女孩如翩跹的蝴蝶飞落我的案前，一股爱的潮水正在向我敞开的心扉涌进，来不及防范。“你是佳骏吗？”声音甜润。羞红的脸庞衬托着她碧蓝的眼波，清纯而灵异。“我费了很大的周折才找到你工作的地方，我喜欢你写的诗。”随即，她背诵出了我的一些诗句，我被这个女孩的诚挚与美丽所折服。那天上午，我的办公室一直流动着阳光般暖人的诗意。

女孩说：“我喜欢你诗中生命意识的觉醒，忧郁气质的张扬和人文焦虑的复苏。”我觉得这个女孩就是我的缪斯，她真正理解我诗歌的本质和写作的状态。从那天起，我心灵土壤里爱的种子萌芽了——我爱上了这个女孩。一个有着冷峻智慧与伤感心绪的女子，是很难不被人爱上的。

自然，我的诗歌创作更加勤奋，女孩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我常常在信中与她交流写作心得，她每次都能对我的诗作提出全新的理解和独特的剖析。慢慢的，我意识到我的诗歌不仅仅是为故乡而写，也为我理想中伟大的爱情而歌唱。